

吴浩然——著

时光自然会让一个人逐渐明白，
并不是只有完美的人才值得被爱，
处在困境中也并不是羞耻的。



the story
of
time
and love



那些浪费的时光 和生动的爱

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

香港青年文学奖
青春光线签约作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time



那些浪费的时光 和生动的爱

吴浩然——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些浪费的时光和生动的爱 / 吴浩然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113-5710-6

I . ①那… II . ①吴…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42735号

那些浪费的时光和生动的爱

著 者：吴浩然

出 版 人：方 鸣

责 任 编 辑：叶 辞

装 帧 设 计：Ares • 郑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5 字 数：200千字

印 刷：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5710-6

定 价：36.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010) 82068999 传 真：(010) 82069000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 权 所 有，侵 权 必 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推荐序一]

小说家吴浩然

青年作家、《文艺风赏》杂志主编 笛安

作为小说家，她懂得“真实”与“虚构”之间微妙转换的秘密。这让我个人的阅读充满趣味与惊喜。每个创作者的密码不同，而她的密码，就是那只不期而遇的、沉默的骆驼。一个妙龄女孩，却如此擅长书写悲凉的平庸，作为生活里的旁观者，我会心疼她，可我又知道作为她的读者，这是种运气。

[推荐序二]

给心藏疏远或离别的人

作家、编剧 消失宾妮

收到浩然的全书稿，断断续续读了两周。读一篇，停一会儿。
睡前，午后，去往聚会的地铁上，在咖啡馆里辗转工作的间隙。

读完最后一篇小说，忽然想起去年冬天在末班地铁上环顾四周的我。工作了一整天的圣诞节，我裹着风衣走两站路回家，整个北京因为打车软件的促销活动而没办法在路边打到一辆车。风寒刺骨，但是走得久了，对寒冷的厌倦就会减轻——因为冻僵而连寒冷也难辨。

终于挨到地铁，列车里也无几人。打量上下地铁的行人是一种职业病，大家都挂着不一样的疲惫，倚靠着同一辆地铁。在停站的某一刻，我忽然觉得车门开启的时间比往常长，长到忽然想向外跳出，要掐着列车门关闭的那一瞬间。

但是车门关闭的时候，我就清楚地知道，这种冲动毫无作用，既不会真的让生活“脱轨”，也不能证明某种力量。但为什么这种念头会突然破壳而出，一跃而过呢？先不表。

我与浩然相识已久，不远不近，有些年头。她的《罗素素的青春期及以后》在“文学之新”的海选中出现，大家都觉得眼前一亮。

因为这是一个普遍强调审“美”的故事里，正儿八经地讲一个与“丑”有关的窘迫和因此被席卷的生活的故事。有趣的是，她写得正面而清淡，生存在这么奇怪的命题里做到了娓娓道来又不依靠任何一种猎奇，把一桩桩日常生活里人人回避的汗颜之事讲得细腻动人。

我觉得她在写作之外，首先还是个怪人，还得是个好脾气的怪人，但又懂得如何藏在琐碎生活里。

后来比赛未能如愿，和她也只是远远交流。其实，她是怎样的人，我一直没有印证。我对“以文辨人”有一种执念，觉得但凡能点到我心的文章，总是会流露出作者当时的状态。

后来，我在《文艺风赏》担任文字总监，见到了她的《苍狗》。我们将它发表在杂志上，那是五周年特辑里唯一刊登的一篇小说。

《苍狗》的故事也能一句话说完——一个居无定所的女孩捡到了一只流浪狗，在短暂的时间里惺惺相惜与疏离。

我得着重挑出一个词来说，就是“疏离”。

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密集地阅读她这些年作品，也没能从两篇小说里发现她的那个共性——“疏离感”。

于是，在看完她这些年的小说后，我忽然想起那列我自嘲而没能跳出的地铁、那个冬夜和我的怀疑。而原来她的故事里，这种主角，有着因日常而麻木的生活和对每日得见的熟悉生活产生的巨大的陌生感——她的故事总是从这种日常而陌生的悖论里产生的。天性凉薄又尖锐，但是因为她的好脾气，你总不会被侵犯，而觉得被抚慰。

年轻的作者总有许多路要走。浩然比我见过的大多数作者都有才华，而路途却比他们走得委屈。我对这个世界的定律没什么异议，毕竟，更外化、更显而易见的典型差异，会更容易让人记住。但我喜欢她这种藏在生活里的“伪装者”，选着最无差异的表面，怀揣着一颗对“共识”都会描绘出不同的心。

在《罗素素的青春期及以后》里，她写的是：“生命里非常漫长、被稀释的苦难和改变。”

她在《骆驼》里写：“所有被道出的都会消散，所有被写下的都是欺骗，所有过往的时间都是蹉跎。唯有在汗水和沉默里，一个人能知晓万分之一的真相。”

生命里所有的“细微”所承载的“残酷真相”，因为琐碎而被“稀释”。可是它们不存在吗？并不是。总有人敏锐地发现了它们，并且因此受困、痛苦。而这大概就是她截至这一本小说集中，最大的命题。

当然，不是所有人用“面对”来止痛，也不是所有人觉得“真相”是必不可少的。有些人的作品能煽动那些热情的灵魂，有些人的作品却让一群疏离而孤独的人在寒冷的夜里被一点温度惊醒。

这两样无法互换位置，无法被彼此代替，因为彼此都很独特。然而，我更喜欢后者，就像我更喜欢她一样，因为在坚持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和日复一日对抗日常生活里的陌生与孤独。但因为她的对抗和叙述，我们都能获得一点能量。这是煽动的灵魂无法抚慰的疏离的我的灵魂，我的难处。

就像她在《哥哥》里写的那句，是她的，但用来描绘她又恰恰好——

“虽然他不能一直拉着我的手走，但是，至少他帮我释放了这样一个夜晚全部无辜的星星。”

[自序]

十九岁

吴浩然

在我的记忆里，十九岁是过往岁月里最困顿的一年。那一年，我在武汉读大学，正是大一、大二交接时，专业课越来越多，难度越来越大，而我脑子如锈住了一般，感到异常吃力。同时，我在做着繁重的学生工作，一身多职。每天晚上，我常常是寝室最后一个回来的。回来的时候，室友们都在做最后的就寝工作，我去洗澡间洗澡，回来时屋里已一片漆黑。我摸摸索索地上床，掖好帐子，靠手机的微光检查有没有蚊子。这样的检查当然没什么用，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两只蚊子嘤嘤嗡嗡，让我在断断续续的失眠中熬过武汉漫长的夏夜。

还有，我长胖了。从入学时苗条的身材，嘭的一下长了五六公斤。虽然也不是很重，但我是虚胖，两眼无神，脸颊浮肿，四肢笨

拙，硕大的痘痘一片片地鼓出来，还频繁掉头发。一年的工夫，小时候浓密的头发只剩下了一半。

那是最累的一年，也是最丑的一年。我感觉天塌了。

没有老师，没有同学，没有朋友。班主任找班干部们聊天，我总是最沉默的那个，心头萦绕着惯常的呆滞与疲惫，耷拉着苦瓜脸的脑袋。不过，她并不是一个狭隘的老师，还是很尊重我的，常对我说：“一个班的支书比班长更重要，所以呢，好好干。”同学们一个个与我疏远起来，虽然我是支书，每天都要到各个寝室说些通知之类。我勉强寻找着上课、下课、吃饭、打水时的同伴，最后还是放弃了，像一群快乐的小鸡中那只生了病的小鸡，在鸡群旁边抽搐着，肿着腿和脸。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便成了那样子。我在家中有父母的照顾，在学校有学校的保护，十九年的生命里从未被迫经见人性中残忍和狰狞的部分。前一年九月，我去武汉上大学，第一次坐长途火车，一晚上没有睡着。半夜去厕所，正好窗外掠过一排灯光，一刹那，我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头发毛毛的，眼睛亮亮的，满脸闪着熠熠的猜想。我也确实因为会写诗、会弹钢琴、举止文雅、挺像淑女而得到了新同学的欢迎。而仅仅半年过去，或一年，就好像被施了魔法一般，闪着光彩的乐园消失了，露出了粗粝而真实的荒原，好像这才是我应当跋涉的人生。

那一年，我读到张爱玲的作品，我认为我跟她很像。我也害怕见人啊！我也会在出门的一瞬间，如果看到有熟人经过，就强烈地想退回寝室里。与人打招呼成为很大的烦恼，可偏偏我做了太多学生工作，认识太多应该打招呼的同学。我几乎能够背出张爱玲的

《烬余录》和《私语》。《私语》的末尾说：“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这感觉我知道。许多个中午，开完学生会那些可有可无的短会后，我惧怕打扰正在午睡的室友，就打着哈欠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游荡。我所在的大学有全中国最大的校园，直到毕业我都没有走完，也不知道它的边界。它是美的，草木丰茂，碧茵满地，长长的梧桐路上方，高大的梧桐枝合拢成天堂一般的穹顶。这里没有市区的聒噪和尾气，这里洁净又安静，但我感到无处容身。后来，我读到卡夫卡的作品，也很喜欢他，他对自己的残缺那样坦白，让我觉得他是最纯净的作家。他对父亲说：“世界在我眼里就分成了三部分。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着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发明的。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完全守法。然后就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无限遥远，这是您的世界，您行使着统治权，发号施令，并且还因您的命令得不到执行而烦恼、生气。最后还有那第三个世界，其余的人都在那儿过着幸福和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人发号施令，也没有人唯命是从。”我几乎不用思索就知道，那最让人折磨的，是第三个世界。

在如今的回想里，我一直提醒不要把十九岁的自己看成是受害者。我不是受害者，生活在一起的同学们也不是施害人。确实，除了偶尔的口头的龃龉，他们并没有做任何伤害我的事。而我在长久的自思自想里不停地自问自答，最终还是守住了心底那个微弱的声音：我也没有错啊。我没有错，我也没有做任何会伤害他人的事

情，我——只是恐惧。我记得十八岁时的恐惧，那些刚开学的日子，生活中迅速增加的新面孔让我感到极度的紧张和恐惧。似乎就是为了摆脱这紧张感，我吃了太多的甜食，然后迅速发胖；为了摆脱那恐惧，我接了过多的学生工作，不停地奔忙，以此增加存在感的砝码，尽管丝毫不享受学生工作的过程。我分不清事物的对错，用逻辑判断该怎么笑，用智力思考该怎么说话，身与心都是僵硬的。唯一能随着感情自然流动的，只有眼泪。不过，我哭得并不多，我只是想逃离——暑假的时候我就会感到轻松和快乐，因为我家在郊区，可以几十天不用见人，整天只是看看书、看看电视、给野猫喂食。但暑假终要结束的啊，还是会开学，还是要去见同学。我常常坐在妈妈身边，揉着她胖胖的肚子，把脸贴上去，在心里说：“真想回到这里去。”

决定写作差不多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不可能回到妈妈的肚子里，也不可能一辈子躲在家里。而我又那么年轻，我要活。我动用全部的经验，思考以后怎样可以不用见人又能活下去。我会弹一点钢琴，文笔也还可以，那我可以做一个钢琴师，或者自由撰稿人，这两个工作应该都是不用见人的。就是因为这天真的打算，我把所有空余时间用来在学校的琴房练琴，或者写一篇篇习作。渐渐地，只有习作坚持了下来，因为练琴需要找人开琴房，也还是要出门。

于我所读的理科专业来讲，这几乎是自断前路。我也意识到了，但我还是辞去了全部学生工作，也接受了处世困难的事实，一心一意开始闭门造车。在这之前，冲突达到了顶峰。大一升大二的一个晚上，班级举行学生干部换届。同学们对班级的许多安排都感到不满，我照旧不知所措，照旧认为应该为这些不满承担责任的

人，首当其冲的是我这样的支书。短短十几分钟的班会里，我十分脆弱的神经再也受不了同学们此起彼伏的抱怨，终于哭了起来。因不想在同学们面前哭，我便打开门走了出去，在门外哭了一会儿。那大约有一两分钟还是几分钟，我不记得了。当时，我挺盼望有谁能走出来安慰我一下，叫我进去，随便说点什么也好，但是没有，外面的世界只有静悄悄的黑暗，他们依旧待在有光的屋子里。

在一些文艺叙述的逻辑里，那一刻，我应当是感到全身冰凉的绝望。后来，有一两次对朋友描述这件事时，我便是这样说的，说从那一刻起，我对这个班彻底寒了心，决心投入重建自我的新生活中。其实不是的，倘若仔细回想，当时我没有五雷轰顶，我只是没滋没味地擦干了眼泪，然后打开门继续主持班会。我心头所缭绕的，终年不停缭绕的，只是深深的迷惘：自己没有错，这个世界也没有错，但一定有什么出错了，那错的究竟是什么呢？

后来，在我差不多已忘记当年这迷惘的时候，我看到了《圣经》上的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一刻，我犹如再次独自站在门外的黑暗中，因为感到太震动，反而无话可说。不是因为我曾被这样对待，而是因为我也在无意中做过这样的事。大学快毕业的那几天，我的一个室友频频和男友吵架，再加上其他一些烦恼，她是在非常低郁的情境中被男友叫来的出租车接走的，连同她的所有行李也带走了，意味着此后她不会再回来。当时，我们其他三个人都低着头坐在各自的桌边，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道别。我们没有不喜欢她，可我们也没有因此感到歉疚，只希望这一刻快点过去。

于是后来，在我恢复健康、恢复生气、恢复智力与情感的自

然流动、恢复才华的施展以后，曾经白眼以对的人，对我一一又重新抱以青眼。这转变于他们并不做作，可我心里仍旧感到苦涩。在这些年寻寻觅觅的写作与生活里，我了解了一些心理学常识，知道了往事的来龙去脉，也明白了自己巨大的心理创伤该如何弥合。或许，不需要看书，不需要心理学，时光自然会让一个人逐渐明白，并不是只有完美的人才值得被爱，处在困境中也并不是羞耻的。我以二十多岁的年纪，重新领受生活，领受情感，谈恋爱，和密友们睡在一个被窝，尝试各种服装搭配，大声表达自己的观点，做运动，独自旅行……每件事都像是新的，每件事都在从头学习，像一个初涉人世的小女孩，睁着好奇的大眼睛走在从未走过的街道上。当我回想那个十九岁的少女已感到陌生时，我知道自己已重新置身普通生活的天堂。可我提醒自己，不能因为如今的幸福，而成为对曾经那个自己有伤害能力的人，哪怕是一点点自嘲也不允许。因为那痛苦是真实的，因为我是过往岁月的后代，在曾经的不快乐面前并不是帝王。我也并不感谢这样的十九岁，尽管是它引我走入写作。写作并不是件幸运的事情，那就是一种命运。一个人来到世上，无论好坏，承担他该承担的命运，就是这样。

十九岁的天空啊，哪怕是隔着半生，我已变成鹤发鸡皮的老妇人，我仍然不会为你找理由，说你是充实与美好的。去年秋天，我去绍兴玩了一次，回来的火车上，对面坐着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大约十八九岁，胖胖的，戴着眼镜，穿着毫无特点的学生装，梳着蓬乱的简单发式。她不丑，但一点也不美，从她僵硬地垂着头、紧紧抱着书包、对周围的磕碰一概忍受的态度里，我看出了她的生命力还没有启封，也看到久违的十九岁时的自己。那样苦楚的、毫无意

义的沉默和泪水，挣扎在无法平衡的内心之中……这世界教我们要爱家人、爱朋友、爱自然、爱一切，却唯独没有教我们爱自己。有些人能从被爱中学会爱自己，有些人并没有完成这必要的预备就匆匆投入了人世，他们所有的迷惑都指向自己，所有的怀疑都化为悲伤，所有的悲伤都成了沉重的十字架，要走多少路，寻多少时，才能抵达内心平静的彼岸。对，那温柔的，每个人都有权憩息的此岸。

>>> 推荐序一

小说家吴浩然

青年作家、《文艺风赏》杂志主编 笛安 / 1

>>> 推荐序二

给心藏疏远或离别的人

作家、编剧 消失宾妮 / 3

>>> 自序

十九岁

吴浩然 / 7



c o n t e n t s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罗素素的青春期及以后 / 001

妹 妹 / 017

哥 哥 / 043

跑步的人 / 071

日常世界的告别 / 081

一期一会 / 097

献给爱丽丝 / 111

密室爱人 / 125

苍 狗 / 145

杀 鸡 / 167

骆驼梦 / 187

人之初 / 203

那个朋友 / 233